

大樹緊那羅王

所問經偈頌講記

印順法師著



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

（敬印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）

出版者：佛教慈慧服務中心

九龍旺角亞皆老街40號六樓

電話：三九一八一四三

印贈處：慈航淨院

新界沙田新田村

印刷者：興亞印刷公司

柴灣豐業街2號楊耀松工業大廈

11字樓E座

電話：八九七四八四九

日期：一九九四年十月

敬印二千冊

序

這部『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』偈，是十多年前在慧日講堂講的。顧法嚴居士留下了錄音；楊梓茗居士把他用文字記錄出來；朱斐居士把他刊布在菩提樹，又作為菩提樹叢書之一。能留下來而再度與大家結法緣，都是幾位居士的功德！

我國一向尊重與發揚大乘佛法。大乘法，真是方便多門，門門可以入道。但舉要來說，不外三類：有以信樂十方淨土精進而入佛道的，是信增上人。有以智慧解悟而入佛道的，是智增上人。有以悲濟衆生而入佛道的，是悲增上人。衆生的根機不一，應機設教，入門的方便，是有多多少不同的。然論到圓成佛道的菩提道，信願，慈悲，智慧，都是不可缺少的。世間決無沒有信願、沒有慈悲、沒有智慧的菩薩，也決無沒有圓成這些功德，而可以成就無上菩提的。所以，應三類機而有三類方便，到底只是初門的方便。真能由初門而深入的，菩提道終歸一致

。我當時選出『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』的部分偈頌，來宣揚菩薩道，也就是重在這同歸一致的大菩提道。龍樹菩薩有『菩提資糧論』（唐達磨笈多譯），所說的內容，比選講的偈頌更廣，而大意也還是相同。希望讀到這部講記的，能信解「方便有多門，歸元無二路」。隨自己的根性，從不同的方便門入手，更能依同一的菩提大道（路），而趣入一切智海！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七月十五日，印順序於妙雲蘭若。

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

——民國五十四年夏在臺北慈日講堂講——

這次選擇了『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』中的一部分偈頌來講。由於一般的大乘經，通常都是部帙太大，所以就選擇了這部經的部分偈頌。這部經，對於中國佛教徒而言，似乎頗為生疏，但是事實上，在古代，這在大乘經典中是很重要的一部。此經的性質是屬於大乘法門，以發菩提心，大乘菩薩修菩薩行乃至成佛為其主題。其性質，與『般若經』、『維摩詰經』的意境相近；除了讚歎佛果的功德之外，尤其注重菩薩修行。

「大樹緊那羅王」是一位菩薩的名字，而此經為其所問的。所問，也可說是「說大樹緊那羅王經」；也就是以這位菩薩為中心，在佛前宣揚其特有的法門。正如「維摩詰經」，是以維摩詰菩薩為中心的，所以可稱為「說維摩詰經」，或

『維摩詰菩薩所問經』。這可見此經是以大樹緊那羅王菩薩爲中心而闡揚大乘法門的經典。

中國佛教徒，多數都知道有一位「大聖緊那羅王菩薩」，但不知道「大樹緊那羅王菩薩」。在中國，這位菩薩和竈神差不多，是專門管理廚房的，所以在供養時，也有加稱這位菩薩名字的。緊那羅原是護法神之一，而所以傳說爲竈神那樣的性質，是由於中國向來流傳著一個故事：有一座寺廟裏，遭到了強盜的搶劫騷亂，眼看就要危害了三寶道場，當時寺裏的出家人，都想不出退盜之計。就在這時，廚房裏一位伙頭師傅，拿了一把大鏟子出來，一下子就把強盜都趕跑了；之後，這位出家人也不見了踪影。這就是傳說中的緊那羅王菩薩，也就因此和廚房結上了關係。其實，佛經中只是大樹緊那羅王菩薩。

緊那羅，是印度話，與龍、夜叉等同屬於天龍八部。他是諸天的音樂神之一，與乾闥婆（如山門裏面四大金剛之中，彈琵琶的那一位，就是乾闥婆之一）是同一性質；凡是諸天舉行法會，都是由他們擔任奏樂的工作。爲什麼稱他們爲「

緊那羅」？緊那羅譯成中文則爲「疑神」，這是由於他們頭上長了角，似人非人，似天非天，有點令人疑惑不定，故名爲疑神。緊那羅中的領導者，即是緊那羅王。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大菩薩，現緊那羅王身來領導緊那羅的，即是這位大樹緊那羅王。

接著再說明「大樹」一名的涵義。以世俗的見解來說，由於緊那羅是音樂神，而自許多經典上，我們可以得知他們是住在森林裏；凡是人跡罕至的森林，即是他們的居住之地；由森林中所發出的種種微妙音聲，也正與他們的音樂神的性格相合。就佛法的觀點來看，凡是菩薩的名字，皆表徵其特殊的德性與意義。一位居住在森林之中，以大樹爲名的菩薩，其功德與地位必然很高。就像法華經上所說到的，佛法的教化就像天上降下的雨水一般，能夠普潤大地，如雨水的使小草大木，各適如其分的沾其利益。這位大樹菩薩，是一位證了無生法忍八地以上的大菩薩，其功德如大樹一樣。

其次，可由菩薩自身之功德來說。菩薩修行，由初發心修行直到成佛，就好

比樹的生根，長出樹幹，發出枝葉，開花結果；就這樣長成了一棵菩提大樹。經典上每以大樹來比喻菩薩修行的功德，如華嚴經的普賢行願品，即曾提到：『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，若根得水，枝葉華果悉皆繁茂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，一切衆生而爲樹根，諸佛菩薩而爲華果，以大悲水饒益衆生，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。何以故？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衆生，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』。

樹必須先有根，否則即不能生長。而菩薩修行由初發心到成佛，亦必須有根。大乘佛法的根是什麼呢？以大悲心爲因的大菩提心，就是大乘法之根本。修大乘行必須先發菩提心——上求佛道，下化衆生之心。亦即是大悲心，若是缺乏了大悲心，則任何事物都不能說是大乘，更不必談成佛了。什麼時候有菩提心，大悲心，即是菩薩；而大悲心一旦退失，即非菩薩。

平常我們總以爲根先長好了，樹才開始生長。但是事實上，根與樹的發展是均衡的。根長得愈深，樹也就長得愈高；樹長得愈大，也就表示根長得愈廣；根

與樹的生長是同時的。所以發菩提心與行菩薩道，也應同時的進行，並非是先把心發好然後再去行。所以菩薩道行得越大，菩提心也就越堅固。

樹的根生長在土裏，不論好土、壞土、清淨的或污穢的土壤裏，它都可以生長，但只有兩個地方不能生長：若是下面的水太多了，根就不能生長，否則根就要腐爛了；若是下面有火的地方（即是今日所謂的瓦斯），根也無法生長。除了這深水火坑之外，根可以生長於任何地方。佛法之中，以大悲心爲主的菩提心根，則是在衆生在煩惱之中生長的。若沒有衆生或是不想度衆生，則菩提心根便無從生長。若衆生愈苦，煩惱愈多，則正好行大乘法，增長菩提心。所以菩提心根，也有兩個地方不能生長——在小乘的聲聞、緣覺之中，菩提心的根即不生長。小乘只爲自己（這自然與世俗的爲己害人不同），只要把自己修好能夠了生死即可。二乘就好比深水、火坑，大乘人若一落入此二者之中，菩提心就退失了。所以菩薩不怕起煩惱或造惡業，流轉於人間也好，即使墮落於惡道也不怕，但一旦落入小乘的深水火坑裏，只爲自己，但求如何地能夠自在、解脫，只要心裏能夠

得到自在即可，就修行上來說，固然是很有一番程度與功夫了，天翻地覆與我無關，這種修行的境界自然是很了不得的，但是菩提心的根卻如何能生得出來？菩薩道卻又如何能行得起來？這樣，寧可多受生死、多受苦，亦不願墮入小乘的深水火坑之中；即使小乘將來能夠迴小向大，亦須兜上一個大圈子了，所以生菩提心的根，必須避免這聲聞與緣覺二者。

大乘佛法特別重視空與無二無別的平等。最重要的一點是：不論是談到空與智慧或者是慈悲，都不是把自己從衆生之中分出來。衆生的痛苦與自己的痛苦相關而平等的，這就能引發同體大悲的精神；所以大乘佛法講慈悲、智慧，注重與衆生的平等而無二無別，這也正是大、小乘法的不同之處。所以修學大乘佛法，大家必須先了解的一點，即是我們想要了生死，個人的修持固然重要，但是卻不能只顧自己。我們自己想要了生死得到解脫自在，衆生亦然；若是一切衆生都苦得了不得，而自己的內心卻解脫自在，這又有什麼意義？必須不放棄衆生，與衆生息息相關，自他不離，自他一體，如此才是真正的智慧與慈悲，也才是真正的

大乘菩薩。也唯有如此，菩提心才能發得出來。所以大樹的根若是不深不廣，則樹就長不大，兩者間是有密切相應的關係。

大樹一定是有著很大的樹幹，而這棵菩提樹以什麼爲其樹幹呢？六度萬行即是這棵樹的樹幹；而一切行的根本，即是般若波羅蜜，正如維摩詰經所說到的「大智本行」。摩訶般若與悲行是一切行的根本，若缺乏此二者，其他的也都無法成其爲菩薩行了。在般若經裏曾經提到過，般若如眼，而其他的功德如盲人，儘管他們皆有其各自的力量，但必須在眼目的引導下才能達到目標。所以說必須是有了般若，一切功德才能夠成就，而終能導向菩提；究竟菩提，皆須以般若爲本。若就這棵菩提樹來說，即是以般若法性爲其根本，與六度萬行相應。換句話說，不是只要證悟了般若即可；萬行固然是由般若來引導，但是萬行的功德亦可增長般若，好比樹長得越大，樹上的枝桠與樹葉自然也就越多。初地菩薩雖然也已經證悟了，但畢竟還沒有成佛；於是不斷進修，種種功德增長了，而般若的證悟也因此而越深；一步步的向前進步，終至成佛的階段。所以以般若爲導，一定要

有無邊的功德與之相應，而把一切功德綜合起來才能達到成佛，究竟圓滿。

大樹緊那羅王菩薩，雖然還沒有成佛，還沒有究竟圓滿，但他已經是一位八地以上的大菩薩了，如文殊、普賢菩薩，其功德皆已是與佛相近。般若經上說：十地菩薩如佛；正好比十四晚上的月亮，雖然比十五的還差一點，但已經是很相像了，都是光明普照。所以我們可以說，大樹緊那羅王菩薩的功德，與佛的圓滿菩提樹，已是很相接近。

上面談到的，都是有關於大樹如何成長，亦即是菩薩如何修行的問題。接著，再談到成了大樹之後，自有大樹的用處，即是其對於衆生的用處。總結說來，一棵大樹至少有兩種用處：第一是隱蔽用。在太陽大時，天氣燥熱，此即佛法上所說的熱惱；行路的人熱得一身大汗，跑到樹底下休息，這時太陽晒不到，立刻就感到涼爽起來，不再熱惱。這就說明，凡是菩薩到達了大菩薩的階段，以慈悲爲本，一切爲了衆生、救濟衆生，使得大家都能夠脫離苦惱。我們平時都知道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，這是特別注重其以悲心來度衆生的意義。其實，任何一位大

菩薩都是一樣的，無不是尋聲救苦、徧一切處。凡是任何衆生蒙受其加被、教化乃至感應，都能得到種種利益，使得煩惱得到解脫，痛苦化爲清涼。所以經上說大悲心長在菩提樹上之後，一切衆生，不論是人、天乃至聲聞、緣覺等，都能感受到他的功德利益。譬如平時的求消災等，即是較淺一層的功德；而消除煩惱、消除業障，乃至引導我們使得解脫等，即是深一層的功德。第二，大樹爲衆生之所依止。不論是大鳥、小鳥，都在樹上築窩、休息；其他尚有許多昆蟲與各式各樣的衆生，有的在樹上居住，有的吃它的花粉、菓子等。牠們隱蔽在樹下，依止在樹上而得到了平安。一切的大菩薩，都是爲衆生所依止，教化衆生、成熟衆生；而衆生則由於依止大菩薩的關係，得到了種種利益。大般若經上說到，因爲世界上有菩薩，所以才有修大乘行、弘揚大乘者；即使是人天福報，也是由菩薩而來。佛出世時，衆生可以供養三寶，做種種功德；在無佛之世，有許多菩薩，雖然並非現身在佛教之中，但是他們卻能夠以種種身分來領導衆生行菩薩道。我們從經典之中，看到菩薩過去生中的種種本生因緣，而發現他們都是爲衆生之所依

止，淺者爲衆生種下了人天福報，深者令他們得解脫乃至成佛。而從另一方面說，由於有菩薩才有佛，若沒有菩薩，則何來成佛者？而亦必須有菩薩，才有聲聞、緣覺。菩薩並非只以大乘法教化衆生；我們常說『法門無量誓願學』，因爲菩薩遇到了小乘根機，便以小乘法來教化他們，所以小乘法也是菩薩所應學的。因菩薩發心，無邊衆生能得到利益；許多大乘經，都讚歎發菩提心、行菩薩行，只要一個人發心，將來對衆生的利益是不可限量的。小乘行者並非沒有功德，但與菩薩相較之下，則差得太多，因爲無邊衆生將依止菩薩，積聚功德而走上解脫成佛之道；所以再多的阿羅漢，還不如有一真發菩提心者。大樹緊那羅王菩薩，正可以大樹來顯現出菩薩利他的功德，就像大樹一樣，不但可使衆生得到清涼、解脫，亦可依其法門修行，所以我們也可稱他的法門爲大樹法門。

「菩薩」的意義，略爲解釋一下。菩薩即是印度語菩提薩埵的簡稱。凡是發勇猛大心，想追求無上大道者，即名爲菩薩，其中包括了慈悲、智慧等等；簡單的說，菩薩即是發心欲上求佛道下化衆生者。平常我們說到四聖、六凡的十法界

，其中把菩薩也劃爲一大類。但事實上，菩薩並不屬於特定的一類。就衆生而言，只有六類——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人、阿修羅、天；各自隨其業緣所感的，都不出於此六類，而菩薩也就示現在此六類衆生之中，或現天、或現人、畜生等。而在小乘法中，小乘的聖人賢人，只屬於人道與天道，在其他各道中是沒有的。菩薩隨其願力於一切衆生道中顯現其身；或現身於鬼趣行菩薩行，或現身於畜生道中行菩薩道……。就種類來說，這位菩薩應是屬於鬼道或傍生道……，但他所修的，卻是菩薩行。如十善業道經中的龍王，本經的緊那羅王便是；這是隨願往生的結果。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說：十法界乃是依其功德來劃分，六道則是依其業報所感而成，有人天果報的即生人天，有地獄果報的即生地獄。聲聞、緣覺只能生於人、天二道之中，因此即使他們證到了阿羅漢，在功德上可謂是聖賢了，但在外表上卻永遠是人、天相；大菩薩隨其願力化度衆生，徧攝一切處，不論是善趣、惡趣皆得往生教化衆生，這就是大小乘的不同之處。從這裏，我們可以發現它們在精神上是不同的：大乘重悲心，小乘重自身。譬如有菩薩發願到佛法不興

之地，也許就會有人對他說：你到了那裏，供養少了，還要吃種種苦頭，何苦呢？但這卻是大乘的精神，因為一個好的地方，在你未去之前就已經很好了，那麼即使你去，於衆生又能增添多少利益？所以地藏菩薩『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』，即是大乘精神的充分發揮。在大乘經中表現這種精神的地方，真是太多太多。因此菩薩悲心的表現，我們並不能夠以其所現的外相比我們差（如顯現畜生、餓鬼等），或者以其所走的路，種種環境際遇等，在我們眼中看來都不盡理想，我們就懷疑到爲什麼學佛之後環境還是這麼糟？就大乘法來說，這些都是不一定的事，而修行大乘者，應該讓自己到達每一個苦惱的角落，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有大乘法的修行。

現在舉這位大樹緊那羅王菩薩爲例，他是一位音樂神，喜歡歌唱，好比現在的音樂家。衆生中有三類是特別愛好音樂的：一爲緊那羅，一爲乾闥婆，一爲摩睺羅迦。這部經上說：大樹緊那羅王，特別教化了摩睺羅迦。摩睺羅迦本來現的是蛇身，而我們知道蛇非常喜歡音樂，尤其是眼鏡蛇，若有人在一旁吹笛子，牠